

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吴沃尧(1866—1910),近代小说家。又名宝震,字小台,号茧人,后改趸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故自称我佛山人。曾在上海江南制造机械局任编译。1897年办《消闲报》,接着又办《采风报》、《寓言报》等。1903年开始为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写小说,先后发表《九命奇冤》、《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不到10年时间内,创作内容涉及讲史、公案、言情、家庭、社会、历史等多个方面,成就突出,有“小说巨子”之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

《二十年目睹之现状》为其代表作。该小说从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开始,到其经商失败止,通过20年来的见闻和遭遇,广泛揭露了晚清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现象,具有反帝反封建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较广,官场、商场、洋场、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包罗了当时的政治、道德、世态人情。作品描写生动,揭露尖刻。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愤慨,表达了改良社会、国富民强的愿望。

目 录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

第一回	楔 子	(2)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6)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14)
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22)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28)
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35)
第七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侔大遭殃	(42)
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49)
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56)

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62)
第十一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69)
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76)
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83)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90)
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97)
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104)
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111)
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118)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125)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132)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139)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146)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54)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162)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70)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78)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86)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194)

第一回 楔 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 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像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

中,狠狠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净些。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

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

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行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

去了。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

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

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唆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

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在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

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那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缙

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拢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说道:“着,着!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代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吊。

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栈,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帐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读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此时我急着要回去,争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岫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四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即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

我母子二人,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

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岫,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我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帐箱里、护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道:“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罢。”我道:“家母年纪又不很大,那里会善忘到这么着。”云岫道:“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着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搁起。我母亲道:“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一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觑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

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附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栈歇了一天,拟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的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甚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前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那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那

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铁线纱夹马褂，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么？

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帐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捉贼捉赃呀，你捉着赃没有呢？”那广东人道：“赃是没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伙，我只问他要东西。”买办道：“这又奇了，有甚么凭据呢？”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粘着“江苏即补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是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如何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

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我不说明白，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呀。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面，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买办抢着说道：“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广东人道：“他不做贼，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买办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么便说他望风？”广东人冷笑道：“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

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说着了你没有？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你敢乱动么！”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么？”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那里推得他动，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样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拉出一个网篮来，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枝铜水烟筒。众人一见，一齐乱嚷起来。这个说：“那一枝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根烟枪是我的。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又有一个说道：“那一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枝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枝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馆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

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着问道：“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便说道：“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我只问你要！”那人没法，便道：“你要东西跟我来。”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